

参考资料

德国快讯

2024年第8期·总第848期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德国问题研究所·《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信息

德国汽车制造商在中国：“最好的保护就是保持竞争力”

罗兰贝格首席执行官谈危机中的德国

研究显示：德国年轻人压力大、悲观，易受右翼民粹主义影响

联邦政府公布春季预测报告：增长预期有所上调，但经济仍然低迷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4年4月11日~4月25日）

德国汽车制造商在中国：“最好的保护就是保持竞争力”

德国汽车制造商希望与中国竞争对手展开竞争，称回避竞争不是选择。

梅赛德斯-奔驰的首席执行官康林松（Ola Källenius）和宝马的首席执行官奥利弗·齐普塞（Oliver Zipse）随同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一起到访中国。这两家企业都希望扩大在中国的业务，并称中德之间不应出现贸易争端。康林松和齐普塞均明确表示不支持欧盟委员会目前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开展的反补贴调查，并在接受德国电视一台采访时强调：他们希望直面来自中国的竞争。

康林松表示：“公平的，尤其是自由的世界贸易非常重要，它能够推动创新和经济增长。作为出口国，不断增加的贸易壁垒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应该本着世贸组织的原则，努力减少贸易壁垒。”

齐普塞也强调：“我们没有感受到中国制造商的威胁。欧洲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制造商，我们在竞争中一直表现出色。这次我们也不应该夸大对外国制造商的恐惧。我们对自己的竞争力充满信心。”

当被问及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能否更好地保护德国制造商时，康林松回答说：“最好的保护就是保持竞争力。”设置贸易壁垒只会将国家引入错误的方向。“我们已经看到，尤其是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取消限制、扩大公平的自由贸易带来了经济增长。因此，我们现在不应该再走回头路。”

这两家企业都希望德国总理朔尔茨为扩大对华经济关系提供支持。康林松表示：“在过去的很多年中，德国与中国携手共进，这也为德国创造了就业机会，这意味着我们的目标应当是维持并深化这一非常重要的经济关系。”

当被问及对于德国政府希望德国经济对中国“去风险”的看法时，康林松强调：“我们正在扩大在中国的业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我们是一家处于领先地位的高端制造商，在中国发展强劲并拥有强大的影响力。退出如此之大的市场，这不是我们的选项。”

宝马的首席执行官也持类似观点。“没有中国，欧洲就不可能实施绿色新政”，齐普策说。他还强调说：“德国政府应当认识到，宝马以及德国经济界的商业模式是全球化的——此次中国之行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编译自德国电视一台网站4月16日的报道）

罗兰贝格首席执行官谈危机中的德国

“如果感觉这个国家每两部自动扶梯中就有一部是坏的，这就说明了我们出现了一些问题”，罗兰贝格负责人斯蒂芬·沙布雷（Stefan Schaible）说：“既得利益者太多了。”他警告说，德国经济徘徊不前，前景黯淡，繁荣与福祉将快速消失。

本周，德国经济界本有理由庆祝；毕竟，刚刚开幕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Hannover Messe）也可算是德国国内工业的一个展示平台。但是，尽管联邦总理朔尔茨在开幕式上表现出了乐观的态度，但经济界并没有显露出转好的迹象。德国工业

联合会（BDI）主席齐格弗里德·鲁斯沃姆（Siegfried Russwurm）警告说：“多年来，制造业的数据在总体上呈现令人担忧的下降趋势。”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预测，德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将弱于任何其他工业化国家。本周三，德国政府将在所谓的春季预测中阐述其对目前经济形势的看法。

沙布雷认为，德国经济最需要的是—种新的精神。在这次采访中，这位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的负责人解释了为什么德国人害怕承担风险，以及交通灯执政联盟在经历了令人失望的两年半之后该如何扭转颓势。

《明镜》：沙布雷先生，目前德国经济的大部分领域都有一种末日的感觉。情况真的那么糟糕吗？

沙布雷：我仍然认为德国经济具有惊人的潜力。但目前我们国家的精神面貌出现了问题。

《明镜》：您的意思是？

沙布雷：目前，既得利益者太多，民众怨声载道，我们在创新和创造力上优势不足。我希望重新看到—种实干的文化。

《明镜》：既得利益者是谁？

沙布雷：这—种社会现象。我们的经济形势严峻，尤其是德国工业的竞争力正受到冲击，我们必须对此加以维护。我们需要果断地解决这个问题，但社会压力似乎并不存在，这主要是因为人们根本没有危机意识。

《明镜》：为什么会这样？

沙布雷：首先，当前的危机不会再带来大规模失业，五百万人失业的情况不会再出现。其次，是我们的社会结构。平均年龄每年都在上升，这说明中老年人的数量在增多。他们更倾向于规避风险，更想要安享晚年。这在个人层面上是完全合理的，但这意味着社会压力的缺失。

《明镜》：那政界呢？

沙布雷：现在需要的是政府真正介入，向人们说明：“我们的繁荣和福祉正受到威胁，即使我们目前的状况还不错。我们必须现在就着手行动。我们需要高度重视创新，我们要为此有所付出。”

《明镜》：交通灯执政联盟实际上就是以经济和生态重建的承诺为出发点。您是否对其执政成果感到失望？

沙布雷：有趣的是，当执政联盟真的需要团结起来时，比如需要对乌克兰战争和能源危机做出反应时，它实际上做得很好。各政党也都克服了自己的弱点，例如，这三党中至少有两党以前并不支持德国加强军事化。但在他们真正建立自己根基的领域，他们却没能做好，这实在令人遗憾。

《明镜》：执政联盟必须怎样才能振作起来？

沙布雷：在执政期的最后—年半里，交通灯执政联盟必须振作起来，确定德国哪些关键领域需要做好工作。除了工业社会的转型，还包括促进创新、减少官僚主义和促进专业技术人才移民等。也许他们还能做到这—点。

《明镜》：如果不能呢？

沙布雷：如果我们错过时机，再失去三四年时间，那么我们将失去繁荣。这也会损害德国的根基。我们必须保持现有的生产能力，如果失去了生产能力，社会就会发生变化。你可以在英国、美国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看到这一点，这些国家经历了严重的去工业化。

《明镜》：您也认为德国面临这种危险吗？

沙布雷：是的，我看到了这种危险。

《明镜》：企业是否也负有责任？

沙布雷：转型的推动力必须来自企业。他们必须自己完成其中的 70%或 80%。他们必须清楚地说出希望从政界得到什么。双方必须就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实现的目标达成一致。做到这一点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我们不能在每次政府更迭时把一切都抛到九霄云外。当然，在一个乐见政治变革的民主制度中，这是一个挑战。

《明镜》：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沙布雷：各党派可以在修改后的债务刹车框架内就明确的预算纪律达成一致。消费性支出必须受到限制，但同时也必须确定哪些中期投资是实现转型所必需的。这些都须以协议的形式进行约定，而且不能轻易扭转。

《明镜》：但这样一份协议要想生效，除了执政联盟，至少还要得到基民盟/基社盟的支持。

沙布雷：如果是我，我会组织一个类似全员大会的活动，形成最高级别的承诺。活动必须有专家参与，而且时间不会超过八周。至于最终的结果是修改债务刹车机制，还是以宪法所需的多数票通过一项特别基金，则视情况而定。

《明镜》：从经济角度看，德国是否存在形象问题？

沙布雷：对许多外国企业来说，德国无疑是有吸引力的。只要我们不总是抱怨和互相挑剔，那么人们就会来这里。但有时这要从小事做起：如果感觉这个国家每两部自动扶梯中就有一部是坏的，这就说明了一些问题，并会引起人们的不满。我们还必须树立德国是一个高效率国家的形象。这也包括说出我们在哪些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明确表示：我们将在五年内消除这些问题。如果我们的决心始终只是停留在“我们会想办法解决”上，那我们就无法成功。我们必须明确对未来发展的愿景。

《明镜》：德国东部三个州今年将举行选举：萨克森州、图林根州和勃兰登堡州。德国选择党（AfD）在各地的民调中都遥遥领先。如果德国选择党获胜，德国作为经济区位的地位会受到损害吗？

沙布雷：会的。

《明镜》：为什么？

沙布雷：因为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移民来到德国以确保社会繁荣，而如果执政党允许开展有关极右概念“遣返移民”（remigration）的讨论，那么必定不利于经济发展。或者，在我们约 50%的经济产出是出口到其他欧盟国家的情况下，把德国退出欧盟提上议事日程。重要的是，经济界要有明确的立场。

《明镜》：德国选择党在联邦州执政会不会使经济界所急需的专业人才不再流向德国东部？

沙布雷：说到人们希望在哪里工作，“在哪里工作感觉舒适”当然是一个相关因素。

《明镜》：我们需要更多的移民，是因为我们都不想工作吗？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最近呼吁为加班提供税收优惠，这样多工作就能赚更多钱。

沙布雷：我不知道上述有关加班的想法是否正确，因为从税法的角度来看，这可能会很麻烦。但我认为，按照这种思路去思考是有意义的。集体工资协议可以确保在工作时间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

《明镜》：换句话说，德国人变得懒惰了吗？

沙布雷：没有，但我们已经陷入了不利的境地，因为我们在很长时间内反复对自己说：如果有问题，国家会出手。现在，年轻人正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并拥有非常好的职业机会。我有点羡慕这一代人。我做职业培训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找到工作。我不认为现在的人懒惰。但我们必须形成共识：一切财富都必须先产出，然后才能进行分配。我认为我们的国家需要重新树立这种意识，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重新渴望财富。

（编译自《明镜》周刊网站4月23日的报道）

研究显示：德国年轻人压力大、悲观，易受右翼民粹主义影响

不喜欢聚会，精神压力大——研究人员对 Z 世代忧心忡忡。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当前的年轻人正处于失去乐观主义精神的边缘，而且越来越倾向于把选票投给右翼政党。

德国的年轻人并没有从危机模式中走出来。这一结论源自一项名为“德国青年”的趋势研究。该研究从2020年起对德国14—29岁的年轻人如何评估自己的生活状况开展研究。由青年问题专家克劳斯·胡莱尔曼（Klaus Hurrelmann）和经济学家西蒙·施内策（Simon Schnetzer）领导的研究团队在报告中写道：“年轻人继续承受着异常沉重的精神压力。当前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担忧。”

通货膨胀、乌克兰和中东军事冲突的扩大、社会撕裂以及住房价格昂贵、房源不足，这些都令14—29岁的德国年轻人感到担忧。研究显示，对经济问题的担忧在过去两年中有所增加，而对战争和气候变化的担忧尽管程度仍然很高，但总体上看略有减少。

调查数据虽具有代表性，但只能作为一种趋势来理解：根据研究者的说法，结果预计误差可达10%，也就是说，48%的支持率可能会有4.8个百分点的偏差。

研究发起人施内策说，年轻一代的“悲观程度为近年来之最”。尽管他们仍然怀有年轻人特有的乐观主义，但是，他们对生活质量的评价却在不断下降。心理压力问题尤其引人注目。半数受访者感到压力很大，三分之一的人表示疲惫不堪、自我怀疑并缺乏动力。年轻女性比年轻男性的情况更为严重。

研究人员也调查了上述压力是否也与过多的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相关。有一点很清楚：这一代年轻人深度使用手机，每天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少于两小时的受访者显然是少数。42%的受访者每天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间在 2—4 小时之间，29%的受访者每天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间在 4—6 小时之间。还有 1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每天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间甚至达到或超过 7 小时。

受访者们对自己使用手机的情况持自我批评态度。半数以上的人表示，他们使用手机的时间超过了自己的预期。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人将使用智能手机形容为“上瘾”。

使用智能手机达到或超过 4 小时的受访者出现焦虑、无精打采或烦躁等症状的频率明显高于使用时间较少的受访者。不过，正如研究人员所说明的那样，这些数据并不能说明使用智能手机是否会影响精神健康，或者反过来说，精神疾病是否会导致患者更加依赖智能手机。

研究人员分析说，总体而言，德国的青少年和年轻人感到无能为力，也没有得到足够的倾听。这也引出了研究的另一个结果：14—29 岁的年轻人呈现出明显的右倾趋势，在所谓的“周日民调”中，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较一年前几乎翻了一番。

胡莱尔曼说：“认为右翼政党只有中老年人支持的想法是错误的。”虽然执政党失宠是一个典型现象，但在上次联邦议会大选中在年轻人中得票率特别高的绿党和自民党的支持率下降幅度可谓非常之大。

研究人员认为这与 14—29 岁年轻人的生活状况、当前的诸多危机、乐观主义崩溃和精神压力有关。胡莱尔曼说，年轻人对民粹主义言论的认可度有所上升，这尤其表现在对移民失控的担忧。因此，他们投票支持一个承诺关闭边境的政党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年轻人的感觉是，国家并不关心我们。

研究人员认为，危机还会带来另一个后果：年轻人参与的动力在减弱。这一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尤为明显，受访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

研究显示，在 14—29 岁的年轻人中，积极保护气候和环境的比例略有下降，且在对气候变化紧迫性的认识与在日常生活中采取具体行动之间存在明显脱节。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职场上，年轻人延续了过去几年的势头。“认为他们懒惰、不尊重他人的偏见是不正确的”，施内策强调说。调查显示，70%的受访在职者表示，他们喜欢工作，但这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良好的工作氛围、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以及足够的加班费。金钱始终是最大的激励因素——几年前，这个动因就已经超过了工作乐趣。

只有 6%的受访者将聚会列为他们最喜欢的三项休闲活动之一，这让研究人员感到惊讶。难道新冠疫情使年轻人忘记了如何在派对狂欢？或者说，在约会软件和 TikTok 歌舞短视频盛行的时代，他们是否不再重视聚会？对于这些问题，研究并没有给出结论。

不过，这也不足为奇：调查显示，受访者在许多问题上举棋不定。政治情绪也是如此：25%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自己会投哪个政党的票。

胡莱尔曼的结论是：“我们的年轻一代从根本上来说已经做好了采取行动的准备，但他们所面临的环境是他们自己无力改变的。”他们对未来缺乏动力，而成年人对此

负有责任。这位社会科学家说：“基本的乐观主义仍然存在，我们必须使年轻人保持这种乐观。”

(编译自《明镜》周刊网站4月23日的报道)

联邦政府公布春季预测报告：增长预期有所上调，但经济仍然低迷

联邦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 (Robert Habeck) 今天在柏林公布了联邦政府的春季预测报告。报告认为，德国经济在今年春天迎来了“转折点”：在过去两年经济基本停滞不前（部分原因是俄乌冲突导致的能源价格高涨）之后，“自今年年初以来，经济的上升动力日益增强”。

报告称，联邦政府已将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小幅上调至 0.3%——此前的预期为 0.2%。尽管如此，德国的增长率仍然将在主要经济体中垫底。哈贝克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预测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再继续努力提高德国的经济竞争力。”“当然，0.3%并不能让我们感到满意。”

不过，哈贝克认为有迹象表明，德国经济正在慢慢走出疲软阶段。至少在能源市场上如此。比如市政公用事业公司为其客户购买的电力和天然气价格就已经恢复到与价格遭受冲击之前大致相同的水平。哈贝克说：“价格下降的速度比许多人预测的要快。”

能源价格的回落对经济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如果家庭不再需要为电力和燃气支付那么高的费用，那么他们就有更多的购买力用于其他消费支出。此外，能源密集型产业今年的产出也将有所增加。

例如，德国钢铁行业第一季度的钢产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6%。研究机构提供的各方面的经济指标也都表明，今年德国经济将开始好转。最近，Ifo 商业景气指数和采购经理人指数也有所上升。

联邦政府预计，2025 年，国民收入的增长和通货膨胀率的降低将继续支撑经济上行。预计 2025 年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实现 1.0% 的实际增长。

不过，哈贝克也承认，他仍然对“经济区位的结构性问题”感到担忧。例如，他对劳动生产率（即每个工时的经济产出）增长的预测非常低。哈贝克说：“如果我们在中长期内再次实现更高的增长，我们就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德国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竞争力落后于其他国家。”

哈贝克在公布春季预测时说，国家必须减少不必要的官僚主义，并提供激励措施，以便“让更多的人愿意多工作，工作更长时间”。“我们还应做更多工作，提高私人 and 公共投资。”

然而，政府应如何进行改革、如何激励劳动、如何提高投资，执政联盟内部就此并未达成一致。自民党在周末举行党代会之前拿出了一份“十二点文件”，提出为企业减负和限制社会福利的设想。不过，自民党的这份文件立刻遭到了反对，尤其是来自社民党的反对。

(编译自《明镜》周刊网站4月24日的报道)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4年4月11日~4月25日）

4月12日 德国联邦议院中374名议员投票支持通过了《性别自决法案》，另有251票反对，11票弃权。根据该法案，那些不认同自己的生理性别的人将更容易改变姓名和性别（例如在护照、驾驶执照、公务文件中），而且每年可以宣布更改一次。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DA）强烈反对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该协会警告称，欧盟此举可能引发贸易战，并危及德国的就业和电动汽车转型。

4月14日 伊朗于当日凌晨对以色列国土发起空袭。德国联邦政府立即成立了危机小组，外交部部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宣布德国将毫无保留地声援以色列。

4月14~16日 德国总理朔尔茨自就任总理以来第二次访华，期间到访重庆、上海和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分别会见了朔尔茨。中德深化务实合作，助力全球稳定。德国环境、农业、交通3名内阁部长和重量级企业的相关负责人组成的经济代表团随同访华。

4月18日 德国联邦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家庭的财富在2023年仍创下了新高。截至2023年底，德国私人家庭的货币资产总额达到约77160亿欧元，增长了6.6%。其中现金和银行存款仍然是德国家庭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占总财富的42%。德国私人家庭的债务总额达到21560亿欧元，同比增长5.4%。

4月21~23日 第50届德国旅游交易会（GTM）在德国开姆尼茨市举行。

4月21~26日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成功举办。德国总理朔尔茨、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和今年的主宾国挪威首相约翰内斯·加尔·斯特勒（Jonas Gahr Støre）一起为博览会揭幕。来自60个国家的约4000家参展商在此展示机械和设备工程、电气工程和气候保护技术方面的创新成果，其中人工智能（AI）和能源转型解决方案为此次博览会的重点。

4月22~24日 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开始了他对土耳其的首次访问，但在刚到达伊斯坦布尔时就意外遭遇亲巴勒斯坦人士的激烈抗议，局势还一度失控。对此，施泰因迈尔呼吁重振德土关系。

4月24日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德国65岁以上的女性养老金收入水平比男性低27.1%。2023年，德国女性退休人员平均年收入为18700欧元，而男性则为25600欧元。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10日、25日出版
2024年4月25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朱宇方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